

## 战争瞬间降临身边

30岁的刘轶文不记得这是他第几次停泊在霍尔费坎港(Khor Fakkan)了,他所在的液化气船每次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前,都会在这里停留1—2天,办通关手续,补给物资,然后通过海峡,驶入波斯湾。在那里装完液化气后,返程经印度洋、新加坡海峡、中国南海,然后到达中国。

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关键水道,位于伊朗与阿曼之间,被誉为“世界油阀”。其最窄处仅33公里,日均通行约100艘油轮,承担全球1/3海运石油和20%液化天然气贸易。霍尔费坎港是阿联酋管辖的天然深水港,位于印度洋沿岸的阿曼湾,具体在穆桑丹半岛东海岸,邻近霍尔木兹海峡南端入口处。

此次抵达豪港后,船只照例换班、加油,装上充足的食物。一切准备就绪,正准备等待船期启航时,2月28日,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对伊发动军事袭击。

当晚,晚饭过后,船上正值最闲适的时光,傍晚的霞光一片祥和,船员们正兴致勃勃地在船头或船尾海钓,无聊的停泊期,海钓几乎是船员们唯一的消遣。船上的高频广播突然响起,刺耳的声音打破了船上的宁静——伊朗海军播报,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。

关闭世界油阀,这是伊朗对中东各地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后局势升级的表现。3月2日晚间,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,正式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,不允许一滴石油从海湾地区流出。革命卫队强硬警告,将向任何违反禁令的过往船只开火,“直到将其烧成灰烬”。

繁忙的霍尔木兹海峡突然陷入战争的漩涡,越来越多的船只被迫停泊于此,从锚地向外海逐渐排开。各船之间原本应该保持0.5海里的安全距离,如今被大大压缩,最近的只有0.3海里左右。而且,由于进港口抛锚,需要提前申报并支付一定的费用,刘轶文估计有更多的船只选择在锚地外抛锚,“最远可能延伸到20海里以外”。

## 归程无期静守待命

归程突然变得遥遥无期。这个晚上变成了不眠之夜。

这一天,刘轶文不断接到妻子、父母、岳父母从吉林长春、通化等地打来的微信电话,声音急切,对他的处境十分担心。自武汉理工大学航海技术专业毕业后,刘轶文已经从事航海工作8年,目前在新加坡这艘液化气船的公司担任二副兼任实习大副。每年有近一半时间远离家乡,游走于全球各大洲的著名海港,余下的时间则做一个完全的“自由人”,陪伴在家人身边。

身为二副,刘轶文没有太多的时间思乡。接到所属管理公司新加坡PSS公司发来的邮件,要求他们原地待命后,他和船上的管理层部署了特殊时期的计划。幸运的是,船上刚刚补上了充足的物资,足够25名船员生活一个半到两个月。即便如此,他们依然做出了节约生活配给的安排,以前的四菜一汤变成三菜一汤,平时吃完饭总有剩余,现在定量制作,餐餐光盘。他们船只在抛锚期间,可以自行生产淡水,所以淡水不用担心,但是大部分的船只没有这样的功能。

刘轶文的船是较早靠港的船只,离港口非常近,但远处的船只大都来不及补给。以前港口内会有很多小船穿梭在大船间,为大船提供补给,但战争开始后,很少看到这些小船的踪影。

显然,对很多船只来说,形势不容乐观。

## 导弹啸声震慑人心

本以为真正的战争还远在七八十里之外,没想到战火迅速燃烧到近前。3月1日,他们通过高频电台不断接收到附近船舶发出的遇险求救信号,嘈杂的背景音里连续3声急切的“Mayday”,听起来惊心动魄。

船员们在忙碌地工作



# 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呼叫

本报记者 姜燕 实习生 唐茹粤

驾驶室里,刘轶文把电台的频率调到“CH16”,这是所有远洋货轮的船员必须值守的频道,它的信号最好。深吸一口气,他对着话筒用中文播出一段呼叫:“请问附近哪艘中国船上没有Wi-Fi信号?我可以帮助你们联络在国内的家人。”

重复3遍之后,他放下话筒,默默地看向窗外黝黑的大海,黑暗中隐没着几千艘被困于此的远洋货轮,霍尔木兹海峡近在咫尺。

凌晨1时,导弹又快来了。

- ▶ 刘轶文在工作中
- ▼ 战争开始后,船上的餐食开始减量



海面等候的船只越来越多

这与新闻中播报的袭击相互印证。3月1日,阿曼杜库姆港及北部海岸附近发生油轮遇袭事件。

3月2日,据半岛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的消息称,三艘英美油轮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。

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月3日报道,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·阿克巴扎德表示,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处于伊朗

海军的控制之下,十多艘油轮在该海峡被炮弹击中。

通过一些社交媒体,刘轶文和其他船员们可以看到这些船的状况,附近的海军会去救援,一些路过的船只也会伸出援手。

很快,刘轶文和同事们在夜空中也一次次目睹了导弹与拦截导弹的对抗。他自己制作的视频号“Facing125”中,4枚拦截导弹依次直冲天空,4个亮点自上而下依次排开,然

而从空中飞来的导弹与拦截导弹擦肩而过,拦截失败。3月9日他拍摄的另一个视频中,两枚拦截导弹拦截失败,导弹径直落入富查伊拉港口,从导弹落地、火光冲天而起的瞬间,出于职业习惯,刘轶文开始以准确的间隔读秒,“1、2、3……35”,导弹落地35秒后,爆炸声从视频中传出。刘轶文马上计算出导弹落点距离他的船只大约12公里。

“这距离有点远哪。”说完,刘轶文既轻松又沉重地舒了一口气。

导弹袭击大多发生在凌晨1、2时,他们的船离岸很近,不仅能看到“像一座山头一样的火光”,耳边还总是被导弹、拦截导弹发出的低频声音侵扰,那种声音“传递出一种震慑人心的恐惧”。从开战以后,刘轶文再也没有一个安眠的夜晚。

## 16频道传来求助

3月2日,刘轶文打开熟悉的16频道,嘈杂的背景音中突然传来一个操着河北口音的男人在问:“你们的船舶有没有网?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?我们这边的船离得太远,已经断网好几天了,跟家里人联系不上,很着急。”

刘轶文的船只靠近,平时能用岸上的5G网络。他马上回应,让对方转入一个半公共频道,交流一下后主动提出,自己可以帮他给家里人报一个平安,让他把家里的联系方式给他。刘轶文按照账号添加微信,输入了长长的介绍文字,生怕对方看到陌生人的添加信息不通过。

“加上好友之后,她立即说,我跟某某联系不上了,他到底有没有事,有没有危险?我跟她说了没有危险,她还不相信。”为了让她相信,也希望她和丈夫通上电话,刘轶文想了个办法,通过半公共频道呼叫到那位船员,通过微信语音,终于让妻子听到了久违的丈夫的声音。

“感同身受吧。”刘轶文说,家里人的担心他十分清楚,自己家里每天几个语音电话打过来,话语里满是不安。“我爸开玩笑说他都成半个军事专家了。”他的家人每天都关注着战争的最新消息。他一个整日漂泊在外的男子汉,现在刷到家人团聚或战争导致家园破碎的视频,也是格外心酸,常常暗自落泪。还好公司会给他和同事的家人打去慰问电话,这让他备感温暖。

从那以后,刘轶文就格外留心电台里传出的中国船员求助声,先后帮5名船员与家里取得了联系。

因为对方没有网络,他们彼此不能添加微信。后来的日子里,他再也没有呼叫到对方,已经无法知道对方的行迹是返航了,还是转向其他港口了。但那些北方的、南方的口音,却永远留在了霍尔木兹嘈杂的背景音里。

## 君问归期未有期

也是从那时起,每当刘轶文走进驾驶室值班时,他都会做这样一个动作,将电台调到16频道,拿起话筒,呼叫“附近有没有中国船只?你们的船上有没有Wi-Fi网络,如果有需要,我可以帮你们联系国内的家人。”

每天凌晨到清晨5时,从中午12时到晚上6时,每小时,刘轶文都会重复这句同样的问话。

一开始,他会收到比较多的回应,无论是有没有需要帮助的,总能交流几句。现在回应的数量逐渐减少。刘轶文知道,停泊在数十海里之外的船只面临的处境远比他们艰难,面对战争,他们必须尽早作出决定。“也许他们返航回国了。”刘轶文的声音中不无羡慕。他也曾经承诺妻子,4月是归期,现在变成了君问归期未有期。

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的最新报道是,一艘悬挂泰国国旗的货船3月11日在中东关键航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武器袭击,引发爆炸和火灾,迫使船员紧急弃船逃生。泰国海军表示,船上23名船员中已有20人获救,其余人员仍在船上等待进一步救援。